

杨大群 著

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

关东演义之六



义勇军 山起



沈阳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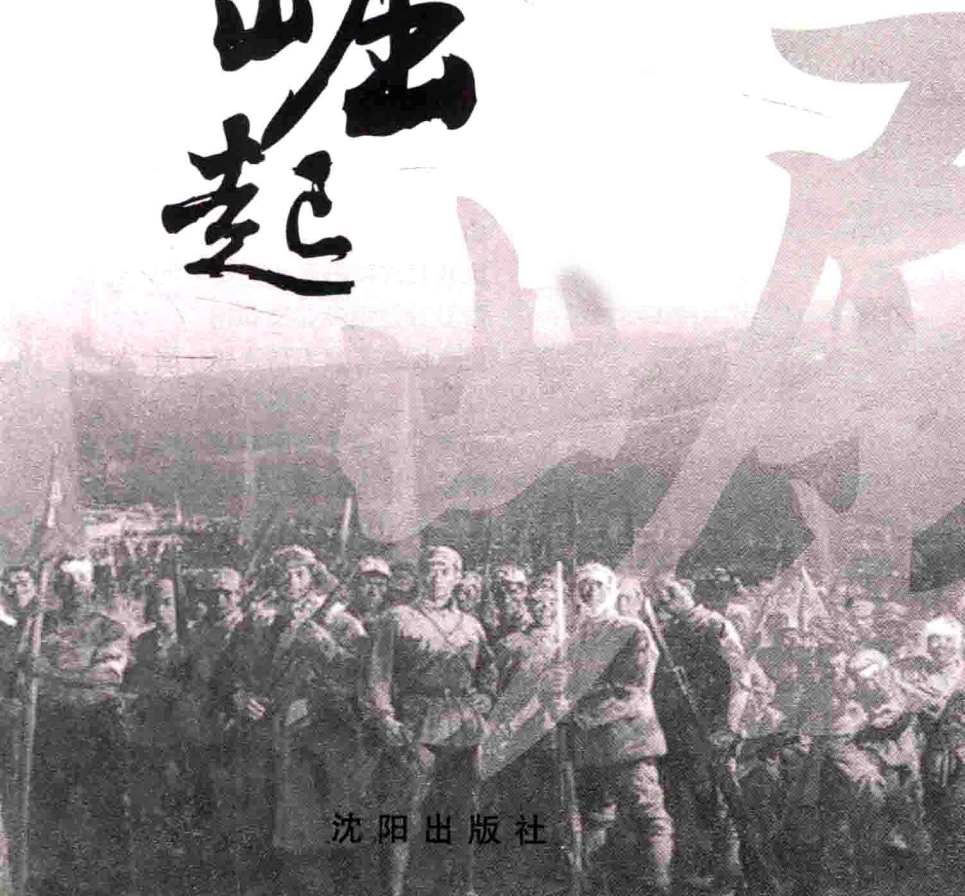
杨大群 著

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

关东演义之六



义勇军山起



沈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义勇军崛起/杨大群著. —沈阳: 沈阳出版社,
2012.3

(关东演义; 之六)

ISBN 978-7-5441-4924-2

I. ①义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34310号

目 录

第 一 回	吉小头倒骑驴赔罪献计 彭长脖拦马头暗定机关	001
第 二 回	乡里人扯义旗揭竿而起 狗汉奸引豺狼血溅腰村	016
第 三 回	闯大桥思亲人祭奠血衣 压心火舞宝剑抵押人质	032
第 四 回	放俘虏设圈套汉奸中计 送墓砖书义旗柳字出山	049
第 五 回	离故乡洒热泪忠奸并现 柳叶旗公鸡旗威壮辽西	065
第 六 回	熄寿蜡灭寿香劝阻乡里 举帅旗教子孙抗日明心	078
第 七 回	打暗枪放冷箭心明眼亮 送请帖议联庄意志如钢	093
第 八 回	彭汉臣拍西瓜献策卖国 老施坚议联庄挥剑斩旗	110
第 九 回	探军车遭阻击落荒而逃 钻柳林跳陷阱搭救苦女	129
第 十 回	霍铁北救水妞一马双跨 老施坚举义旗狭路施威	143

- 第十一回 猎老狼放弱鹿心怀家国
携家小安民心誓死抗敌163
- 第十二回 固城池暗布防明争暗斗
献地盘讨官职卖国求荣177
- 第十三回 哈尔滨双接轨夜赶省会
委员会昼夜开初探军机191
- 第十四回 三谒见三碰壁义正辞严
嫩江桥大厮杀决一雌雄205
- 第十五回 耍花招买炮手逃出土牢
骗老婆哄狗剩暗下毒药220
- 第十六回 盗坐骑闯吊桥投日叛祖
老施坚秉大义怒杀亲生235
- 第十七回 施光兰返故里归宗拜父
金光焰赘施府单骑赴约247
- 第十八回 狮子坡贺新婚飞机轰炸
老施坚葬骨肉誓死拒敌263
- 第十九回 风流帅耍风流冤家路窄
教书匠谈教书省委迁移276
- 第二十回 沈建华兵工所巧计运枪
李兆麟借庙会化装出城294
- 第二十一回 八闺女八家子落脚求生
合洞房闹盒子夙愿得偿310
- 第二十二回 扮货郎过哨卡路遇魔鬼
访义军捉探子碾房蒙冤324
- 第二十三回 半路上遭劫难险些送命
土屋里议联合单骑出征338
- 第二十四回 河岸边跳悬崖白龙戏水
半拉船会挚友黑马引路356
- 第二十五回 三义庙插大旗射筵尝酒
好汉堂聚群雄埋豆生芽368

第二十六回 攻奉天齐小辫丢车逃命
打机场霍铁北火烧飞机388

第一回

吉小头倒骑驴赔罪献计 彭长脖拦马头暗定机关

日本飞机轰炸了新民县城之后，一个连的关东军就进驻了，在西泡子沿和东大营扎了营盘。他们在那一带拉上了铁丝网，这下把周围的老百姓都吓跑了。奉山线这条铁路，日本鬼子每占领一个火车站，就派重兵把守起来，插上日本旗。日本人在大辽河铁桥设立了特别守备队，河东岸长山子头上修了一座灰色碉堡，河西岸土岗上也修个碉堡，上下五层枪眼，把整个大桥封锁住了。还在铁桥下修个码头，日夜停着巡逻艇，上边架着两挺机关枪，白天黑夜在铁桥南北像条妖龙似的来回转悠。日本人认为这块地盘在他们的手心里已经巩固了。

一天中午，奉天城西郊日本骑兵联队打开营门，一阵旋风似的冲出几十匹战马，哗啦一声拉开了长队形，沿着铁路往西冲。这一队人马跑得扬起雪粉有一丈多高，本来很平坦的雪地，被马蹄子踏得像鸡刨猫抓狗啃的烂豆腐渣了。这队骑兵中间是一个大官，他身上披着黄呢子斗篷，皮帽檐下露出副墨黑的眼镜。他骑了匹紫兔马，周围有日本兵保护着。这队日本骑兵马不停蹄，马在雪地上跑得很吃力，鼻子里喷着一股股白气。马队刚跑过去，紧接着又传来了飞机声，要是人站在地上仰脸看天上的飞机，只有鸽子大个灰点，看得出这几架飞机也是保护这个大人物的。马队一直跑到大辽河边上。

大辽河封了冻，大雪把封冻的河床填平了半截。只有河湾子迎风口水流子，人们叫它青沟，这里还没有封冻，那流淌的水清亮

得像镜子面，溅出的水点，冻成无数大小不等的冰珠。往年村子里的孩子来看冰珠，用长长的柳树杆子把冰珠扒拉到岸边，女孩子抓着冰珠在手心上滚，一直到滚化了为止，说是从此拿绣花针的手就出汗，抹不掉花线的颜色了。而今还哪里有女孩子来滚冰珠，从打铁路线上驻扎了鬼子兵，这些畜牲糟蹋女孩子，吓得她们往明亮的脸蛋上抹锅底灰。现在青沟边上连只闻水腥味的黑老鸹也不落了。

这队骑兵一气跑到大辽河码头沿边上，被从巨流城赶来的一队骑马带枪的人迎住了。两股人马变成了一股水。迎来的主要人物是彭汉臣，他穿着白狐狸皮大衣，火狐狸皮的坎肩，头上戴着毛尖发亮的貂皮四块瓦的四喜皮帽子，穿着过膝的白勒毡靴。他勒住马缰绳，探着身子和日本兵护送来的石原莞尔中佐，在马上热烈地握手，互致问候，他们的嘴巴子被辽河套的筒子风灌得直冒白烟。接着他俩肩并肩抖动缰绳往巨流城跑开了。

在巨流城中心的庙里，彭汉臣和石原莞尔秘密谈判。庙外日本兵和彭汉臣的治安团端着大枪围了四圈，戒备森严。在南门城楼子上还插了日本旗，招引日本飞机在天上巡逻。他们边谈判边喝酒，足足闹腾有两个多钟头。最后石原给彭汉臣一张地图，上边划清了两条线。彭汉臣看了半晌提出自己的看法，他说大桥南中腰子村有个地主叫吉小脑袋，过去和他不合，可这家伙胆子小，屁眼子大，一吓唬就会调过腔来。彭汉臣怕别人夺了他的地位，所以今天没有让吉小脑袋露面。彭汉臣这时候最担心的人，是辽河下游狮子坡的老施坚，这家伙硬的不嚼软的不吞。他手下人马不少，左右村屯都听他摆布。彭汉臣觉得很难给他戴上笼头，闹不好还会挨踢。石原莞尔说，这两条路是关东军西进的要道，尤其是狮子坡，是必经之地。日本军要下大力气帮助彭汉臣。他们密谋策划以后，石原莞尔在南门外石桥上看了彭汉臣维护治安团演操。石原莞尔从治安团员手里拿过一杆大枪，连着勾打了三枪，一群野鸽从城门楼子吓飞起来，飞向南山火神庙。他夸奖了一番，然后打马领人返回了奉天城。

彭汉臣会见了石原莞尔之后，人家说他尾巴晃得更圆了，还在

县里当了参议长，在奉天省挂了个省议员，在巨流城大辽河边上，成了八大联庄会的村长。他自己美得咂嘴儿说：“我在辽河边上——跺脚，整个辽河头尾乱颤悠。”日本订立下的连庄法，把老百姓铜在地上，动动脚窝儿也得报告保甲长。十家为一连坐，一家有事十家担；一人有事全家担。这下子可把老百姓整苦了。

抗日的烽火，在大辽河两岸烧得通红。彭汉臣被吓坏了，他在巨流城成立了维护治安团，他家雇了许多炮手，还由八大村摊钱雇保甲丁。雇来的这些家伙大多是地痞流氓、刺头，他们身披子弹带，手里拿着大枪，在八大村屯吃派饭，老窝扎在巨流城彭大院。

大洋桥头驻扎的日本守备队队长叫岗田，此人面善心狠，和驻在草头屯的河防营，地面上水皮上串成一气，实际成了统治巨流城八大村屯的太上皇。他们为非作歹，祸害乡邻的事一天比一天多起来。

日本鬼子发动事变不久，有些逃兵和胡子被鬼子收买了，窜到小村小屯糟蹋老百姓。他们一会儿说降日本了，一会儿又说抗日了。他们的嘴是狗皮袜子里外翻。日本兵开头在铁道线上鸣枪打炮，不久就走下铁道，说是维护治安，其实是又抢又夺，祸害女人。

辽河下梢的中腰子村，村子大穷人多，他们知道这混乱的年月靠财主是火坑，靠官家是冰窑，只有穷人合心抱团才能保护自己。事变不久一阵风似的成立起红枪会。他们没有洋枪洋炮，自己开铁匠炉，叮咣响，拉红了大火，用破烂铁打成扎枪，安上长长的一条柳木棒，在枪头上用麻扎上红缨，人多了站在一起也很吓唬人。附近几个村子联合起来，这扎枪阵也是很厉害的，发现敌情，各村屯站在高岗和土墙头上，吹起牛角号和打掉底的玻璃瓶子，“嘟嘟嘟嘟”敌人听了也瘁得慌。有几次大洋桥头上下来一小队鬼子，硬被扎枪头上的红缨给吓回去了。鬼子手中的洋枪也不大敢和扎枪头顶牛。

这红枪会有青年、老年，有少年和妇女、他们有章法，凡是打鬼子的，不管哪个军头的、那个络子的，村子里都热气腾腾杀猪宰羊招待。

村子里的地主看见这阵势，有几条洋枪也藏起来了，不敢轻易惹这众多的扎枪头子。他们看出这些穷人恨日本鬼子，不能和他们和好，甚至把他们叫汉奸。他们一挪动脚窝就说他们去挂汉奸勾，一调屁股就说他们和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洋气。

中腰子村大财主吉小脑袋，是个比狐狸还狡猾的家伙，细长挑的个头，有点水蛇腰，说话“唧唧唧唧”有点嗑巴嘴了，说快了嘴丫子冒白沫子。人们说这家伙是督军老子踢出门的小老婆生养的。他看着村里这个红枪会有点眼热，想着，要是把这个红枪会整散了，或者全盘端给日本人，那他在日本鬼子跟前就得了脸，提了气，就能在县城里弄个什么议员当当。他虽然不敢和彭汉臣比肩膀头高低，也可以在桌子下头伸腿一般齐。他知道要想走这条路，必须先倒在彭汉臣怀里。他知道村里红枪会的大权落在一个住破庙的周穷神手里，连他的干女儿八闺女也是第一个参加红枪会的女人。她大辫子上扎着红头绳，上身穿红袄，手里的红缨枪耀眼。八闺女的儿子小华胸脯上缝条红布，手里拿根双红缨的小扎枪，满街跑。

一天早晨，吉小脑袋扯着嗓子号叫，两手拍得山响，拖着两腿往村子外头跑，在他前头跑着他家大白眼圈白蹄腿的小毛驴，缰绳拖在地上扯得一溜烟。这头毛驴是吉小脑袋的坐骑，往日出门备上小花鞍子，脖子上挂一串响铃铛，走在街上美得他抖肩膀，穷人家鸡不敢亮翅，狗不敢伸舌头，这家伙可霸道了。今天他扎紧裤腿，穿着薄底鞋在后边追小毛驴，追了个冒烟起。嘴里像扯断肠子似的喊叫：“站住！我的爷，连你都不听话了吗？你给我站住！”眼看就要追出村子了。

这工夫，八闺女正和几个在碾房轧面的妇女唠闲嗑。这几个妇女也是刚参加红枪会的，几条扎枪都戮在碾房墙边上。八闺女一眼看见街筒子里冒起一溜烟尘，接着听见断肠似的喊叫声。她赶忙探头一看，好家伙，吉小脑袋跑成个球，正在连滚带爬地从地上抓小毛驴缰绳，忙得像抓蛇尾巴似的。她急忙操起扎枪，从小半截墙头上飞跨过去，大声地边跑边喊：“站住！吉小脑袋！站住！我捅了你，狗杂种……”她手里提着扎枪，声音喊得很脆快。最近有的财主暗中私通大洋桥头的日本鬼子，合股来抓抗日分子，在大洋桥头

杀死很多抗日英雄和无辜的老百姓。只要有人报告，鬼子就出兵袭击，抓去就杀死。有的老百姓走到铁道上，穿过铁道的时候鞋掉了猫腰提提鞋跟，鬼子看见就用机关枪打死，说是良心坏了，要破坏铁道。在大洋桥东头长山子根底下，早年挖了个冰窖。那是财主为了赚钱，冬天从大辽河里锯出一块块的天然冰，存在窖里，等到夏天运到奉天城出卖。从打日本鬼子占领了大洋桥，冰窖就成了杀人场。他们把杀死的中国人尸体拖到里边去，有时把抓来的中国老百姓，说成抗日分子，推进窖里用枪刺挑死。在大辽河一带，从打日本军占领了大桥，提起冰窖老百姓都胆战心寒。从打沈建华回了奉天城，八闺女的心像掉在大辽河水涡子里，安定不下来。夜里合上双眼，就看见沈建华，见他手里拿着枪和日本鬼子拼命，每逢听到大洋桥头日本鬼子杀死了抗日分子，她就浑身打哆嗦，老是往沈建华身上想。从打她参加了红枪会，也不知道怎么的，忽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她把扎枪杆安得比男人的还长，红缨比别的男人的还红，拿起没底的瓶子，吹起来比别人还响，索性又穿上了红褂子。她觉得自己也跟沈建华一样，干了大事情。她觉得女子也不白活一场，也敢和鬼子对阵。她对偷着给日本鬼子送消息的财主恨极了。现在见吉小脑袋追赶小毛驴，她一眼看出这事不对头，才飞身追出村子。

被吉小脑袋追赶的小毛驴，听见八闺女喊叫吉小脑袋，就像叫它似的站住了。

吉小脑袋追出村子，心里正乐颠颠地美呢。本来是他有意放跑小毛驴，他是要逃出村子，到巨流城投靠彭汉臣。过去他跟彭汉臣是对头冤家，为了私吞田产勾心斗角，他的官司打输了。从打“九一八”事变以来，彭汉臣势力头越来越大发，又和日本关东军挂上了铁钩。再加这个乱时局，就觉得还是投到彭大院的怀抱里好。眼下村子里红枪会兴阳，经常要财主家出粮，给过往打日本鬼子的抗日分子吃。他对穷人抗日活动怀恨在心。他看这个外村来的八闺女，领着一群妇女都扛起了红缨扎枪，眼看着就要挑到他的小脑袋上了。八闺女身上穿的红袄像一团火在烧他的心。他跑着跑着听见身后有女人喊叫，猛地回头一看，见是八闺女，吓得他腿肚子

朝前，迈不动步了。正好小毛驴站住了，他往前一扑，伸手抓住了小毛驴缰绳，不由得嘴里叫了声：“我的爹呀，要命了！”也不知他使出一股什么劲儿，摔了几个跟头爬到小毛驴背上，两条腿死死夹住小毛驴，一手抡起缰绳头子狠劲儿地抽打小毛驴的屁股蛋，小毛驴一溜烟颠了起来。

八闺女看看追不上了，气得她双手举起红缨扎枪，对准吉小脑袋投出手去，嘴里骂道：“扎死你这个王八汉奸！”飞出手的扎枪头上的红缨转得像个红火球，飞了一段落在地上。她胸脯起伏不平地喘着粗气，半晌没有动地方，大牙咬得嘎巴响，恨自己为啥手里没有一支大快枪。眼巴巴地放了这条吃人的狼，日后准会引来日本鬼子坑害老百姓。这时，吉小脑袋已经跟头把式地钻进大辽河套的柳树丛里了。

吉小脑袋一溜烟跑进了辽河套，看看后边没人追了，咬牙骂了句：“这个妖女。”这才把勒紧的缰绳抖开。翻翻小眼睛看着柳树梢，小毛驴跑得四蹄淌汗，白嘴丫子也嘎巴出黏沫子来了，蹄子步懒洋洋地慢下来。现在他心里犯合计的事，是怎么去见细长脖彭汉臣。这家伙奸得横草不过，往日又撕破过脸皮，这要是说不好，再回中腰村的后路也堵死了。这个妖女八闺女说自己是汉奸，再见到她备不住得让扎枪头子捅了。这可真是老母猪钻死障子，进没有路，退也要挨棒子。他正想着不知不觉小毛驴站下了。他不由打了个喷嚏，心也一活动：有了，彭汉臣这小子就是不认爹，认钱。妈的，把大庙产甩出袖子让给这狗东西，等我当上县议员，久后还怕没油水捞，总比让穷棒子勾引那些抗日的家伙给我折腾光了好。他用后脚跟磕打着毛驴肚皮，急冲冲地钻出了柳毛甸子。太阳快落山时，他像丢了魂似的才来到巨流城，抬头一看到了西门，他勒住小毛驴缰绳，心里想，进不得西门，这是阴门不吉利，又顺着城根往南门转绕。

城里中心庙敲钟了，这是向过往行人打招呼：要关闭城门了。吉小脑袋这才紧打小毛驴的屁股蛋子，走进城门洞子，他心里还挺难受，这将要让出手的庙产，就像从身上割下去一块肥肉。他抿紧嘴唇往彭家大院走。

彭汉臣带着嘎杂子和保甲丁，一窝蜂似的从大洋桥头回来。他一进屋，脱掉大衫，从腰带子上往下摘手枪。对他老婆说：“岗田可能喝醉了酒，使劲埋怨我铁道附近有不少村屯伸不进手去，说那里经常有抗日分子，还说有的村子红枪会勾引抗日分子，不是护村，而是打日本。就说中腰子村吧，连老娘们都抄起扎枪头子来了，说要跟日本人干一场。”他边说边摇脑袋，细长脖直打歪。

这位彭大奶奶今天也不知浑身哪个关节活动勤快了，从厨房里要来一小筐莲蓬，她跷着小手指剥莲子。听到这话，把嘴一咧说：“你别说，岗田还挺有心眼子。就说你吧，‘吵吵嚷嚷’当了个芝麻粒儿掰半拉的官，往实了说，也就是坐在屁股底下那大块地方。还猫着腰不敢伸展，被几个掌扎枪的老娘们吓尿了裤子，有多大出息头。”她嘴咧得快碰到耳朵丫子了。

“吃鱼好说刺儿难摘，眼下往哪里扩展？不用说外地，就是草头屯，我去了也不敢久站。那个遭大瘟的霍铁北，听说他在河上下几个码头都出现过，往关里退的大兵都害怕此人，何况我呢！”彭汉臣板起面孔，过会儿又说，“我最担心，这节骨上大柳字再冒出头来。”他脸色有些紧张，声音都压低了，好像眼前就要祸事临头。

这位彭大奶奶听着翻了几下白眼珠，把剥在手心里的几颗莲蓬子贴到鼻子眼上嗅一嗅，说：“日本人鬼心眼里到底是装的啥打算，安的啥下水？黑龙江、吉林有些东北军成连成团走北道往关里开，离铁道有一竿子远，他们日本人都不能从铁道上下来，截住打一下，光用你们那几条枪顶蛋用。”她生气地鼓起嘴巴，腮帮子里像塞个热鸡子儿。

“真是老娘们家，头发长见识短，说真格的，扒拉来扒拉去日本人有多少？真打个冒烟起，他们缠得过吗？况且，日本人有远见，把这些大兵放进关里去，在关外动手的人就少了。到关里给老蒋打共产党也是把帮手。”彭汉臣伸个懒腰，想抽口大烟。又说，“我要是倒退二十年也到关里去打个转身，回来就当大官。”

“日本人有啥见识，那些东北大兵，被抗日分子一鼓动，转头还会打来，他们也长着一颗脑袋两条腿哟。”这位彭大奶奶不服软。她随督军也见过阵势。

“回来？我告诉你，蒋介石诡计多端，他还用人打共产党呢，他浑身都是招子，你瞧着吧，会把东北大兵粘在长城里边。”彭汉臣得意地细长脖乱颤悠说：“张学良的见识有大烟泡大”。

“蒋介石不要东三省这么大块的地盘了？”彭大奶奶摇头咂嘴，如同喝口辣椒水，呛了鼻子麻了嘴。

“你呀，只看针鼻儿大个眼儿。蒋介石投靠老美要关里那块大地盘，你知道吗？他对共产党一次次围剿，就是怕他们碍手。”彭汉臣拍下大腿又说，“共产党一小块地盘也不给别人，这样闹腾，早晚他们会把穷棒子都拨弄起来。”

彭大奶奶问：“这么说，抗日分子里有共产党？共产党是穷棒子的主心骨？”

彭汉臣说：“少不了。”

彭大奶奶又问：“那怎么办？趁早用刀往出剔。”

“我就要阴阳脸儿，日本那头咱们热乎着，转过脸我还把保甲丁叫抗日义勇军。”彭汉臣小声说，“日本送来那几个抗日分子，叫咱们当众杀死，吓唬穷棒子，我把他们给放了，我在抗日分子那头就有了功。再说这年月抗日时髦，你嘴唱抗日调，两腿跟着跳，我是不管他们是谁都拉手，反正脸皮变色也看不出心肝肺来。”彭汉臣把放了的人往狮子坡那里赶，好和施坚亲近。

彭大奶奶又接着说：“你呀，比猴还奸，别看脖子细长，脑袋瓜子可好使唤。”

“好使唤个蛋，我想在日本人面前也得显显手眼。别的村子不管，中腰子村得弄到咱们这头来，咱们这个小城有个危难遭灾，他们村跟着咋呼一气就好办。”

“那可不太容易吧？吉小脑袋比你这猴还奸。”彭大奶奶知道两家有仇，“我看，他宁愿挨穷棒子的刀也不能过来。”

“我看这不一定，他中腰子村红枪会是大股，闹反满抗日。他小子抓挠不开，不投大爷我，得叫扎枪挑了……”

嘎杂子满脸得意地走进屋来，就像八辈子没见过面似的鞠躬作揖说：“大爷时来运转了，发福了，有财气，肥猪来拱门了。”他两手拍得山响，嘴丫子上下拧扭。

“这年头发哪路财，都败运气。命都不知道啥时辰丢。发福，发他娘大豆腐，还叫张景惠给卖了。”

“大爷，中腰子村吉小脑袋拱门来了。”

彭汉臣两眼一亮，迅速地递给老婆个眼色，意思是：说曹操，曹操到了。

彭大奶奶憋不住扑哧一笑，一抿下唇撇个嘴说：“一脚踢出个响屁来，赶裆裆上了。”

嘎杂子见彭汉臣不动声色，不知他肚子里又生啥鬼点子，试探地说：“这小子可怜见的，见着我差一点哭断一根肠子。”

“我彭汉臣可不是菩萨，从来没有慈悲的软心肠，谁来磕头我就调腔。”彭汉臣瞪起眼睛，把脸往旁处一偏，鼻子眼重重地哼了一声，意思是把他轰出门去，这个鸟他不喂食。

嘎杂子心中有数，他一偏脸讨好地说：“大爷，人家亲嘴说了响话，甘心情愿把大庙产双手让给大爷名下。”他说完咂咂嘴挤巴着眼睛。

彭汉臣把脸急乎拉转过来，绷住神，脸上不阴不阳的，过会儿说：“他妈的，这年头要地产埋尸首。袁大脑袋打脚后跟我也不管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叫他脚跟欠缝窝脖滚蛋？是呀，好汉不忘过去仇，不喝仇人敬酒。大爷骨头硬朗。”嘎杂子搓着双手，转身要走，两脚还没有挪窝儿。

彭汉臣把手往脑门上拍一下说：“慢着！他怎么来的？大爷我的门前不刮回头旋风，让我过过眼珠也好嘛。”

“他骑头小毛驴，看模样走得挺急性，把小毛驴累得浑身淌汗，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。”

“那好吧，拜佛有诚心，赎罪还得认罚。”彭汉臣眨巴眨巴眼说，“你叫他给我倒背脸骑毛驴进大门，不然抓起来送大洋桥头扔下冰窖去。”他说完使个眼神，这是要吓唬他一下。

嘎杂子美滋滋地离开正堂院，等走到大门口时，弹了弹嗓子，把脸皮一绷说：“喂，吉小脑袋听真，彭大爷不念前仇，这是他的宽宏大量，不过要想见他这佛面，也没那么容易，你得倒背脸骑毛

驴进彭家这受皇封的大门，不然，把你抓起来送大洋桥头扔下冰窖喂长虫。”他说着挽起袖子，双腿叉开，摆出就要动手的架势。

吉小脑袋乍一听冷不丁地浑身直打哆嗦，就在弯下身工夫嘴里打个滞儿说：“我愿赔罪，别说倒背脸骑驴，就是薅驴尾巴，裤子套脑袋也行。”说着就连滚带爬，丑态百出地爬上毛驴脊梁，又抹腿转身倒背脸，两条腿紧紧地夹住毛驴肚子。嘴里吆唤牲口，“努努，驾。吉臣罪大。”

这下子可热闹了，守门口的保甲丁捂着嘴笑，有的人叫好，吉小脑袋哭笑不出声来。嘎杂子见彭大奶奶猫在二门旁看热闹，他来了兴趣，跑到跟前照毛驴屁股踹一脚，小毛驴猛地往前一蹿，把吉小脑袋摔在地上，像个皮球似的一滚，来了个王八打把式窝脖跟头，小帽头摔掉了，在地上滚着，彭大奶奶笑岔了气，笑弯了腰，笑得下巴颏直抖。

嘎杂子捡起吉小脑袋帽头，双手扶起吉小脑袋，一边给他戴好帽头，一边说：“吉少帅，诚心诚心，抓把黄土成金。”他把这个小丑也叫成少帅了，这是吃饱逗闷子。

吉小脑袋故意把腿弯半截，小脑袋缩进腔子半截，浑身颤颤巍巍地走进正堂，他见彭汉臣迎门坐在太师椅子上，眉不抬眼不眨，嘴角拧个大疙瘩。他赶忙上前一躬扫地说：“彭爷在上，鄙人吉臣拜见，请彭爷出兵搭救灾民，实乃功德无量。”他扯起袖头捂着脸干哭几声，像水冲的橛子就要倒下了。

“什么搭救？”彭汉臣坐在太师椅上向前倾着身子说：“出卖祖宗，还是出卖良心？”

“鄙村红枪会着实可恶，竟勾引抗日……”吉小脑袋尖声细气地说着，还没听清对方话里的意思。

叭！彭汉臣拍下太师椅扶手说：“国难当头，抗日何罪之有？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有眼无珠。纯属十个头的汉奸。”

吉小脑袋呆愣在那里，他心里五脏都翻一个个儿了，他迷糊了。心想：方才嘎杂子说要把我送到大洋桥头冰窖里去，怎么一转眼，一调屁股的工夫，细长脖又爱国抗日了？这是唱的哪台戏呢？这家伙说的是舌头在嘴里的话吗？

彭汉臣猛地站起身来，两步扑上前去，双手抓住吉小脑袋尚在打哆嗦的手，哈哈大笑地说：“吉臣贤弟，失礼，失礼。在这兵荒马乱之际，说话得舌头顶上牙膛，不得不防一二。咱们是辽河湾的一家人嘛！备菜，摆香案。”他对嘎杂子摆手吩咐着。

吉小脑袋刚落座，香案已经摆好了。一对烫金红蜡闪着火苗，细条黄线香冒着绿烟，桌子上铺好了纸笔。吉小脑袋一打眼就明白个八九成了，浑身比火烤还热。

彭汉臣扯住吉小脑袋的手说：“吉臣老弟，你对我的恩赐我领下了。本来这大庙……”

吉小脑袋只好伏在桌上，提笔写下让出大庙产权的字据。此刻，他的心里比刀剐肉还难受，嘴里像含个刚剥去皮的热鸡蛋，堵得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像似王八出水直探脖。

彭汉臣把墨迹没干的字据让嘎杂子送到后屋去了。他脸上堆满了奸笑说：“吉臣老弟，我端坐在这六层院套里，心里为你犯难，听说你们那里红枪会闹得很凶，不护村保院却搞抗日，这怎么得了？！而今日本帮助咱们建新国家，新天地，讲王道乐土。匪人如此横行着实难忍。”他拍了下桌子，气势汹汹地又说，“红枪会有多大能水能冲翻日本这条船吗！”

吉小脑袋一听红枪会，他的小脑袋里就立刻活灵活现出八闺女身上的红袄，像一面红墙向他扑来，他嘴唇哆嗦着说，“红枪会，是不得了呀，这些穷棒子拉帮起来反满抗日，连老娘们都拿起红缨扎枪了。见着咱们财主居然敢哼鼻咧嘴了。”

“老娘们都动扎枪了？”彭汉臣也吃了一惊。

“我村那个娘们头叫八闺女，是外地到我们村落脚的，凶得很呢！”吉小脑袋的嘴克巴着，嘴丫子冒白沫。缩着脖子好像扎枪来挑盖了。

“八闺女？她在你们村？好哇！”彭汉臣眼珠“滴溜滴溜”转说：“她勾搭男人没？”问得很急迫。

“八闺女开头挺正经，可往后村子里来个教书的，两个人勾搭起来，日本人打响奉天城那夜，她和教书的拜了天地。”吉小脑袋边说边眨着小眼睛。